# 四書反身錄

四書反身錄

二曲先生口授

鄠縣門人王心

富平李因篤子德

沈水許孫荃四山　甫全校

孟子上

梁惠王

孟子聖賢而豪傑也學孔於百家並興之日倡道於干戈殺伐之世氣魄作用挺特宏毅遏人欲於橫流救天下於既溺論者謂功不在禹下吾無間然

七篇之書言言痛快發人心目君相由之足以撥亂
返治旋乾轉坤韋布由之足以壁立萬仞守先待
後當時目爲迂闊當時所以不治後世誦而弗由
何異買櫝還珠

當時功利成風人皆隨風而靡此風不革則致治無
由孟子目擊斯弊故一承梁王之問即極口力闢
急先務也

此風要自上革上不好利則源清源頭一清流無不
清上下俱清自然民安國泰世躋雍熙若利源不

消此風不違而欲民安國泰世躋雍熙是猶卻步而求前也善乎汲黯之對漢武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汲黯之言豈惟深中漢武之病實中天下後世學人之通病當其志學之初非不浮慕往哲欲做君子然大半越做越假多做不成只緣利心未清而內多欲也雖嘗顧名思義黽勉為義而實義主利終是有為而為為術愈工則為病愈深饒是遮蓋周密到要緊時候不覺本態發露大畏生平隱微之

所自以爲利者究竟反成大不利

利之一字毒烈於酖酖一入口便喪命利一薰心便喪品

論學於今日不必談佐說妙只革去利心便是眞學絕利一源方是眞品否則徒飾皮毛病根終在

集註謂孟子拔本塞源以救弊誠哉是言也繼孟子而爲拔本塞源之論者莫暢於姚江王子其言最爲痛切讀之眞堪墮淚吾人宜揭之座右觸目警心

仁義曷嘗不利只患人不仁義耳天子仁義則天下
欽仰天下欽仰斯天下隆昌卿大夫仁義則朝野
欽仰朝野欽仰斯爵位隆昌士庶人仁義則鄉縣
欽仰鄉縣欽仰斯身家隆昌回視惟利是躭品汚
望輕人所羞齒者果孰利而孰不利耶
梁王以制勝雪恥爲問孟子告以脩其孝弟忠信可
使執挺以撻秦楚堅甲利兵不惟當時乍聆之以
爲迂在後世驟讀之亦未有不以爲迂者然而非
迂也人心爲制勝之本人倫脩明忠義自奮情竦

必然無足疑者天啓初遊事告急遼瀋震恐馮少墟先生時爲副院慨然曰此學術不明之禍也於是限日率同志士紳立會講學千言萬語總之不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及聖諭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六言當人心崩潰之餘賴此提撕激發天下當十萬師使天下曉然知有君臣父子之倫三綱之道明而樽俎之容威於折衝亦孟子脩孝弟忠信以撻秦楚堅甲利兵之意

也或曰此何時也而猶講學先生曰此何時也而可不講學講學者正講明其父子君臣之義提醒其忠君愛國之心正今日要緊第一著也或又謂方今兵餉不足不講兵餉而講學何也先生笑曰試看今日疆土之亡果兵餉不足乎抑人心不固乎大家爭先逃走以百萬兵餉徒藉寇兵齎盜糧只是少此一點忠義之心耳欲要提省此忠義之心不知當操何術可見講學誠今日禦敵要著由先生斯說觀之益知孟子之言非迂而人倫之脩

在所不容緩矣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行之所行本於所學幼而學的是仁義則壯而所行無非仁義幼而學的是功利則壯而所行無非功利猶種稻生稻種稗生稗未有所種是稗而出土發苗得以成稻者即或仁義性成不泯功利而學昧適方誤竭心思或學詩詞或學文翰或學字畫或學清虛正以脩己治人之道經世宰物之務反滋不之究一當事任心長才短空疎鮮實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樹立無聞

可恥就甚須是力矯斯弊務為有用之學凡治體所關一一練習有素所學必求可行所行必合所學致君澤民有補於世此方是幼學壯行不虛此生

禮賢下士人君之美臧倉不能成君之美詆孟子以沮君究竟何損孟子徒貽萬世唾罵耳所謂小人枉做了小人

諺謂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況遇合乎故遇與不遇此中大有機緣不可強也君子亦唯安命聽天而已

夫何容心於其間哉

公孫丑

論事功則子路不及管仲論品地則管仲不及子路然事功係乎所遇品地存乎生平苟生平品地不足縱功蓋天下終是無本之經濟君子弗貴也

一匡九合經濟非不可觀功烈非不卓然而曾皙卑之者以其不從心地做出經濟無本故也王霸之分分於此

曾西艴然於管仲之比宛然仲尼之徒蓋稱五霸氣象士君子須有此識趣方不隨俗馳逐汨沒紅塵

學以不動心爲主學未至於不動心是學未得力難
不得學集義養氣乃不動心工夫從此而入方可
馴致
言語動作一有失宜便非義便非所以養氣便足以
動其心
心本虛明一言一動是非可否一毫不能自蔽行有
不慊於心安得不餒須是依心而行無爲其所不
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是則俯仰無愧氣自浩心自
慊何動之有

孟子願學孔子此孟子之所以為孟子吾人日讀孔子之書而不能以孔子為法買櫝還珠眞是自棄近世來瞿塘先生讀書之初即書願學孔子四字於齋吾人讀書一生言及學孔輒逡巡畏縮而不敢當上慨孟子下慚瞿塘悠悠歲月此何人哉先儒謂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又云箇箇人心有仲尼斯言非欺願共勉旃

孟子謂人無四端非人也吾儕試反己自察每日應事接物於此四者有耶無耶有則是人無則非人

人而非人名人實會念及於此凜然寒心

四端吾所本有本有而不能全其所有情移境奪乍起乍滅故也不為情移不為境奪纔是人

乍起乍滅皆緣本體昏昧日用不知知則中恒炯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而應隨應隨覺隨覺隨擴擴日新又新自不能已

端雖有四全在一知知苟不昧四自不失

聖如大禹一聞善言則拜吾人尤當何如

禹拜善言尚矣姑以近代儒先言之近溪先生位尊

德邵猶務訪不倦片語足取雖隸卒下賤無不稱
首以謝即此一念虛冲造詣安得不深所以爲世
大儒彼沾沾之士少有所得輒自以爲足不復求
益視先生爲何如耶
伯夷之淸固近隘吾人苟能學其淸而不同流合汚
雖隘亦不害其爲賢若因孟子說隘立身之初便
先從不隘處做去鮮不流於鄉愿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只此二語說盡保障
之要致勝之機此兵法之本也古今許多兵書錄

此可以總括

彼富吾仁彼爵吾義士君子不可無此志操撥亂返治以輔世惠鮮懷保以長民士君子不可無此偉業苟處而不能忘情富貴出而無補世道生民無志無德祿祿庸人而已何足爲世有無也

不可召之臣伊呂而後唯諸葛武侯庶幾此風故士必自重而後爲人所重

受饋一節生平大閑所關孟子於列國之餽或受或不受惟義所在若義不當受而受一將苟得生平

掃地可不慎乎

讀聖賢書而不能以之自律惟藉以市名罔利與登壟斷何異陷其身爲賤丈夫而不知悲夫

滕文公

人性本善孟子道性善道其所本然而已聖如堯舜亦不過率性而行不失其本然而已矣非於本然之外有所增加也人能率性而行不失本然人皆可以爲堯舜

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良心發現處良心即善也非由學而然非擬議而然非性善而何故性善之旨明而千聖之統明矣所以開萬世之蒙而定萬世論性之準者端在於斯周程張朱

相繼闡繹顧涇陽小心齋劄記馮少墟辨學錄拳拳中明至當歸一確不可易學人誠潛心從事然後知告子無善無不善及荀楊韓一偏之見俱屬

夢說

夫道一而已矣豈有二乎聖愚同性今古一揆若以堯舜爲不可企及是以已性爲不可企及可乎然道雖一而古今之言道者則不一不高之而虛寂即卑之而支離非不各自以爲道而道其所道非大中至正人人共由之道也協而同之務歸中正

不離日用即性即道使道脉一而率由同是在有
心世道主持名教之大君子
成規節宜大書座右出入覲省以皷昏惰
滕文公當喪禮久廢之餘獨斷大事定為三年之喪
其父兄百官假先志以沮之而弗聽可謂賢矣可
見親喪在所自盡術不得流俗豈止親喪凡百皆
然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自漢文不學
臨終遺令短喪以日易月後世相沿遂成故事晉

武雖復而未純復唯魏孝文毅然不顧盈廷之議一如古制與滕君可謂異世同揆余每讀其批答廷臣之言未嘗不爲之墮淚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後世喪制往往以日易月獨不思父母當時鞠育顧復懷抱提攜之恩亦嘗以日易月否

禮三年之喪三年之內齊疏之服飦粥之食不御內不露齒不群立不旅行不飲酒茹葷恒處苫茨後世士族名爲居三年之喪然多不過衣白三年而

已矣夫居喪而止於衣白郎三十年不難矧三年乎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今庠序未嘗不設學校各處皆有而教安在哉不但立身行己之道濟世安民之務夢想所不及即章句文藝之末習登堂畫卯之故事亦寥寥無聞士不皆才豈士之罪與言及此可爲太息

致治由於人才人才出於學校學政本於師儒是師儒爲人才盛衰生民安危世道治亂之關故師道

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治此探本至論

昔胡安定之教授湖庠也當詞藝成風之際獨以明體適用爲倡諸生被其教者莫不成德達材可爲世用曾月川爲霍庠學正以躬行爲教提誨終日寒暑弗輟言動步趨皆有準繩海剛峯教諭南平著論云抱關擊柝皆有常職而教官一職尤人才所由造世運所由理故教職之義不明人多以爲貧而仕當之以故居此官者率多齷齪不舉其職士習靡而吏治偷所從來矣於是以師道自任嚴

課程勤訓迪士習丕變張綠汀署論華陰教法嚴

而造就有等約束諸生不得衣服華美不得出入

酒肆不得輕履公門不得宴飲用伎妝攤坊戒纖

細必備士風爲之改觀使居是任者咸若四先生

庠序方不徒設明倫堂方不寂寞善人何患不多

人才何患不盛天下何患不治

天生民而立之司牧原以爲民也故民事不可不爲

而民事之急莫急於制民之産顧今時非同古時

田各有主難以井授雖欲區畫其道無由板蕩書

生慕古而不知變通好執迂闊之見動言井田可復亦只可私下井地復之終上隔壁開墾而已若實見之施行地方從此多事其禍更甚於王荊公之行新法要在順時定制相勢酌行除漢人限田法稍可通融及導民開荒外惟有就民所有之田逐一清均以正其經界爲可盡心益窮人產去稅存豪猾隱糧滅籍或詭寄親隣佃僕混賴推那細入寄糧於有力之家以避差徭積書受賂飛灑貽民賠賦致貧者甚衆 則釐之法莫詳於呂新吾民

務做而行之宿弊可革然此事全在得人誠得公
明廉幹之人以任其事奸猾方無以容其詭蠹右
不敢撓其法否則無裨實際徒滋煩擾
孟子云逸居而不教則近於禽獸余亦云逸居而不
學則近於禽獸
有風化之責者誠講理學以淑士講鄉約以淑民務
來匡直輔翼振德如是而士不礪操民不興行吾
不信也
陳代枉尺直尋之喻亦猶流俗暫且從權之見非不

知出處一節大節便虧廉恥掃地直尋何補

士人顧名節國家方有好風俗國家無好風俗皆緣

士不顧名節

士人有眞操守自然有眞事業若操守不眞則其事

業可知伊傅呂葛一出而事業卓越不群良由未

出之先操守卓然不苟

廣居正位大道乃吾人性分之所自有能居能立而

見之於行則見大心泰區區富貴貧賤威武自不

足以動其中

須是眞不爲富貴所淫貧賤所移威武所屈方是大丈夫好男子否則男子而妾婦有愧鬚眉程子詩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當時吟之以自勵

守先王之道而講明之使知之者衆行之者廣既有裨於當時正人一脉繩繩不斷又有裨於後世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事功之大孰大於此若以此爲迂則其所不迂者可知矣

聖賢辨學全爲正人心

人心不正由於學術不正生心害政烈於洪水猛獸

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息邪說距詖行放淫

辭正所以正學術以正人心

戰國時人心之害在楊墨故孟子從而闢之漢唐以

來人心之害在佛老故程朱從而辨之至象山先

生則云孟子闢楊墨吾闢時文而辛復元先生亦

云正人心須從人心之壞處救方是徹底抽薪而

今救亂不必辨楊墨斥佛老惟是記誦詞章富貴

利遂爲之祟從此北清理可得治平上策扶陸辛此說亦所以因時救斃不得已也有心斯世者不可不知

四書反身錄

二曲先生口授　　鄠縣門人王心敬錄

富平李因篤子德
沘水許孫荃四山　甫仝校

孟子下

離婁

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可見人主有志平　治天下須是力行仁政如果力行仁政要在取法先王凡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古今咸宜確可通行

者奉以爲準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不妨斟酌損益期適時務規模既定蚤作夜思心二帝三王之心行二帝三王之政勵精圖治終始不變如是而民不被澤世不雍熙吾不信也

後世人主言及法二帝三王輒逡巡畏縮不敢企跡不思二帝三王亦不過一人耳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夫顏氏子以閭巷微布衣尚不肯讓舜況人主居二帝三王之位御二帝三王所御之天下反不能法二帝三王所行之仁

政登寶山而空回一微示亦不若於心甘乎

法二帝三王端治本以立大綱漢唐宋明經國之制

亦不妨節取其長隨時補偏救弊以詳致治之目

綱目具舉萃歷代之美以爲已美其於平治天下

也何有

法非膠柱鼓瑟如新莽之王田效古荆公之新法動

依周禮也神而明之與時消息中窾中會務協機

宜方爲善法

行有不得果肯一味反求諸已德業何患不進人品

何患不及古人

事親不及曾子是不孝其親守身不若曾子亦非所以孝其親

養志養口體缺一非孝若余則生而鼎寒不惟缺於養志並口體亦缺焉無以爲養無論酒肉非所敢望即穀食亦不能常得致吾親備極人世之艱危未嘗一日溫飽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矣嗚呼祭之豐不如養之薄也殺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此子路有負粟之痛而不孝如余不敢以之自

問者也凡我同人幸有親存者當鑒予覆車及時盡養不至如余生爲抱憾之人死爲抱憾之鬼幸之幸也

聞譽而欣聞毀而戚欣戚由於毀譽乃好名者所爲也不欣不戚方是眞實爲己

毀譽乃吾人生平一大關過得此關纔見學力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然則小人者由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赤子之心未雜情識純是天眞大人之所以與天地

合德只是全此天眞不爲情識所雜不失赤子之初而已吾人自能食能言以來情識日雜天眞日鑿記誦之勤見聞之廣不惟未嘗以之袪情識而愈以滋情識不惟未嘗以之全天眞而愈以鑿天眞騁私智長巧僞躭功利鶩聲名借津仁義色取行違而赤子固有之良本然之心失而又失愈不可問耳目口鼻雖與大人同念慮言動逈與大人異非小人而何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欲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吾人千

講萬講亦無非求不失赤子之心故必屏絲息慮一切放下內不牽於情感外不紛於物誘捉知見忘人我令胸中空空洞洞了無一塵良知良能一如赤子有生之初返本還原纔算造詣

學須自得自得則如掘井及泉時出而無窮若專靠聞見撰識以爲得縱日日得所未得得盡古今籍理總是從外而入得之他人非出內而出得之自己雨集溝澮涸可立待

自得由於深造深造須是以道道非僅方法之謂乃

率性之謂也深造而不從心性上用功不從心性入微處着力做盡功夫終是門外輥竭盡精力總是煑空鐺究何有得耶

斯道非悠忽淺嘗者所可幾須是動作食息念茲在茲如雞抱卵如龍養珠用志不分乃凝於神静存動察勤慤交厲不爲情遷不隨境移力到功深豁然頓契性靈虛明洞徹言動悉協天則此方是左右逢原此方是深造自得

識自方能自得務敦大原方能左右逢原若舍自而

義襲於外昧原而惟流是趨硜硜成規徇迹拳[illegible]
上求衣冠血脈安在
學問能約不能約只看爲學之初所博若何耳是故
爲身心性命而博則詳說可以歸約爲增廣知識
而博綜詳說何關於約
肯爲身心性命而博則凡有補於身心性命之人無
不咨叩有補於身心性命之書無不綜核惟恐[illegible]
於一偏不能洞徹身心性命之全故四通八達不
執一隅之見循訂互證諄懇詳說務期至當歸一

斯用功方有着落身心性命方有歸宿若止欲廣見聞以儲詩文材料知人之所不知以資談柄此是雜學非博學其說雖詳徒掉唇舌北轅南轍入於昏阱而無歸宿可哀也已

問約曰說在無說處方得道在心非約而何無聲無臭此本體之約也敬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此工夫之約也知其約而約之以求諸乎其實斯博不徒博說不徒說

人人有幾希庶民何以去之不學故也君子知學故

存之以爲庶民表率在一鄉則淑一鄉在一國則淑一國在天下則淑天下以已之存以存庶民之去自淑淑人而後世道人心有所賴

問君子存之不過自存安能存人之去曰在上則勞來匡直多方鼓舞以存其去在下則倡導講學多方誘掖以存其去若徒自存獨善而不能善世世亦何貴有君子

倡道講學使人人同心易慮以存一世之幾希後先相承學脉不斷以存萬古之幾希

名節至大守身當如白玉一有玷汚畢生平而盡棄之何異西子之蒙不潔慎之慎之

人貴自新惡人肯自新惡人可爲善人小人肯自新小人可爲君子蚤迷而曉悟昨非而今是孰能禦之

人性本來無事知人性本來無事方是知性能行乎其所無事方是率性靜而無事不起爐作竈廓然太公動而無事不擬議安排物來順應如是則事不累心心不累事恒若太虛毫無沾滯即此是性

即此是聖

學道原爲了心一事緊心心便不了心苟無事一了百了

遁德淵篤志性學一日與同門徐良甫早飯忽恍然驚曰興哉良甫問狀知其有覺既而楊徵仲見德淵德淵曰某今於日用應酬都無一事吾人亦能如德淵之都無一事則幾矣

人有涵養孜涵養居恒無所見唯意外遭逢橫逆之來果能動心忍性一味自反坦不與校方算有涵

箴

人生遭際不同意外之侮莫非煅煉身心之助於此蹉過便是困而不學

君子惟其有終身之憂是以砥德礪行德成品立終身有結果吾人非無所憂然所憂不過日前家計及一時遭際初曷嘗念及終身以故不砥德不礪行悠悠度日終身無結果若肯念及終身雖欲不憂得乎憂之何如上之縱不能如舜次亦不失爲正人君子必不肯悠悠虛度碌碌無成以終其身

萬章

伊尹躬耕惟道是樂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何等胸次一介不取何等操持此方是真樂道吾人居恒非不談道非不自謂樂道不知胸中果超然無欲暗然無滓於凡非道之物略無少動乎取嚴一介不肯少苟乎若此處不慎而曰樂道道可知矣旨哉少墟先生之詩有云人生取與要分明少不分明百事傾一介莫言些小事古今因此重阿衡

問先覺所覺者何道曰覺其所固有乃降衷之實秉彝之良也覺則天下一家萬物一體號呼世夢共登覺路共覺其固有全其固有不失降衷之實不愧爲人之名而後先覺之責始塞

天之生斯民也使先覺覺後覺故先覺之覺後覺實代天宣化寅亮天工若自覺而置斯世斯民於度外不以之覺人便是曠天工

問天工固不可曠然必有伊尹之遇而後得以斯道覺斯民否則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曰只患不覺

果能自覺覺人遇不遇非所論也王心齋一竈丁耳偶有悟於聖賢之學卽以先覺自任挺身號召隨機開導萬衆咸集人人意滿雖皂隸臧獲莫不擻若大夢之得醒初曷甞藉名仕籍近溪生平刻意覺人孜孜若不及晚年猶攜及門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游金陵所在提撕竭唇吻而不倦老將至而不知亦曷甞有伊尹之遇耶

古者一夫百畝外有公田以急公不擾亂輸稅故上農夫可食九人後世一夫縱有百畝供稅雜徭及

門戶冗耗之餘能食幾何

農一也而有上中下之分勤惰之分也然勤惰雖在
民而所以鼓勤警惰則在牧民之人牧民者誠舉
牧民職業加意小民生計勞來勸相則下者未始
不可中而中者未始不可上何常之有葢古者鄉
設鄉長趣人赴功教之稼穡歲時誡令重本務也
自農官不設農政不講地利人工始不能盡須是
倣會典老人勸督之意每鄉擇老成勤力精於農
事者並為農長俾專督農牧民者仍按時躬親省

耕以驗勤惰以申戢雞種植之道雖各有所宜大
約不出糞多苗稀熟耕勤耨壅本有法去冗無差
四語此人所盡知若夫因時制宜曲盡其法則末
必人人盡知也其詳莫備於農政全書撮其簡易
易行同水利書及泰西水法酌取刊布鄉社揭之
通衢令人人共見共聞庶知所從事地無遺利
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然誦其詩讀其書徒
知其人可乎知古人所處之不同即思以身設處
其地能如古人隨遇以盡其道乎否則徒知人論

世論之而一一允當亦不過史家評斷之常究與

自己日用何補

告子

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東海西海南海北海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無弗同者理義同也若舍理義而言心則心爲無矩之心不是狂率恣肆便是昏冥虛無故聖狂之分吾儒異端之分全在於此必也循理蹈義而不爲欲所蔽斯俯仰無怍而中心悅無涯

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爲聖我不循聖心之所同然而爲愚同然而乃不然此之謂自棄

吾人居恒窮理義講理義當其窮之而透講之而明亦豈無悅心之時然不過隨悅隨已曷嘗實體於心而以之養心猶芻豢實入于口而以之養口乎義理自義理吾心自吾心你東我西仍舊只是箇常人

理義吾心所自有非從語言文字而得日用平常心上安處便是格物格此也博文博此也約禮約此也惟精精此也惟一一此也一而不失便是允執厥中

理義固所自有要在中心自盡戒欺求慊內省無慝方得快活方是眞悅若只要體面上好看共見共聞處不差此是有爲而然非當然而然的然而然非闇然而然終不是自心安然算不得千古同然須是自信自樂可對上帝

牛山之木因近郊而被伐以故若彼濯濯學人苟欲脩身養心宜先離俗遠囂若果養得十分凝定然後說得居塵不染

居恆讀孟子至牛山之木章不覺太息慨吾人從幼

知誘物化其爲斧斤何限弱冠以後知識日增則思慮日紛不計利便籌名旦旦而伐之重以旦晝所爲固有之良愈不可問哀莫大於心死而形死次之牿之反覆心已死矣縱所營皆遂亦不過是鬼窟裏作活計自絶於天何足道也倘能清夜捫心忽爾猛省所謂再回頭是百年人豈不快哉

問操則存然則操之之法何如曰其敬乎敬則中惺惺惺卽此便是心存

學者苟眞實用力操存久則自覺身心爽泰嘗其未

與物接必有湛然虛明時即從此收攝保任勿致
汨昧驯至常虛常明則浩然無涯所謂夜深人復靜
此境共誰言樂莫樂於此孔曰樂在其中顏曰不
改其樂皆是此等景況也

知所欲有甚於生者而不苟生千古如生知所惡有
甚於死者而不怕死死猶不死

乞人不屑此是乞人一時浩氣一時之不失本心處
吾人辭受取予能如乞人此際心則何下氣喪心
之有

學問二字人多誤認往往以聞見記誦為學問以聞見博記誦廣為有學問故有聞見甚博記誦甚廣而仁義弗由德業未成者求諸耳目而不求諸心故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千古學問斷案千古學問指南也故學問而不如此學問之謂何放心不一放於名放於利放於聲色放於詩酒放於博奕放於閒談放於驕矜固是放與此數者無一焉而內多游思外多惰氣虛明寂定之體一有昏昧

滲漏亦是放雖清濁不同其爲放則一

問求之之要曰要在識得眞心能識眞心自然不放即放亦易覺曰如何方是眞心曰惺惺不昧天然一念是也

一切放下方是不放雜念不起則正念自存存則居仁由義動無不臧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操縱如意允執厥中

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吾儕試捫心自想居恒果何所從從大體耶從小體耶若中心不

能自主動輒惟小體是從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言鼻之所嗅心卽隨之而不思自檢從欲惟危自墮於小人之歸而不自知然則必何如而後可免於小人之歸曰在乎審所從而已誠時省時愼惟大體是從耳不妄聽目不妄視口不妄言鼻不妄嗅自奮自振自作主宰以神君形以大統小役耳目口鼻而不爲耳目口鼻所役何引何奪之有

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此孟子與衆爲人

宗以敦大原立大本處象山先生生平自勵勵人得力全在於此此學問眞血脉也當時有譏先生者曰除了先立乎其大再無本領先生笑應曰誠然

時時喚醒此心務要虛明寂定湛然瑩然內不着一物外不隨物轉方是敦大原立大本先立乎其大者能先立乎其大學問方有血脉方是大本領若舍本趨末靠耳目外索支離葛藤惟訓詁是就學無所本便是無本領卽自謂學尚實踐非托空言

然實踐而不先乎其大者則其踐爲踐迹爲義襲譬諸土木被文繡血脉安在

孟子以脩天爵要人爵爲惑之甚今則幷脩天爵以要人爵者亦不可多得愈趨愈下言之愈令人太息

脩天爵以要人爵有爲而爲爲固君子之所深恥然中人以下果肯有爲而爲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則立身猶畧有本末既得人爵必瞻前慮後畧顧名義不至十分决裂猶勝於越初便不脩天爵多矣昔

人所謂好名而勉於為善豈不勝於不好名而肆於為惡乎然則孟子謂亦終必亡者何曰謂夫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利令智昏變其故態人怒鬼嗔不亡何待即僥倖克終不亡於其身亦必傾覆於其子孫

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眾人若識則亦眾人而已又何以為君子乎故吾人平日立身行已惟求信心循理將義為其所當為斯已耳眾人識與不識非所計也

勞苦饑寒空乏拂亂一切困心衡慮徵色發聲之遇莫非砥礪增益之助歷觀古來學道脩德之士未有不如此而能有成者也今夫美珠採於海底巨玉豎自深山凡至貴之物俱從艱險而得況道德爲貴中之尤貴者乎故艱難成德殷憂啓聖所從來矣有志者決不於此錯過

盡心

不著不察祇欠一覺覺則即行即著即習即察日用尋常率性而行莫非天良莫非道妙不覺則行爲寔行習爲冐習終身雖由無異魚游江湖不得脫中旅即是江湖水此之謂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嘗乎吳幼清之言曰夫所謂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耳天之所以與我者德性是也是爲仁義禮知之根株是爲形質氣血之主宰舍此而他求雖行如司馬文正才如諸葛

武侯亦不免行不著習不察况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峰之饒於記誦詞章之學相去何能以寸哉聖學大明於宋而踵其後者乃如此可歎已

吾人果以道義爲重自然惟道義是樂囂囂自得人知與不知窮達自不介意窮則善身自不失義達則善世自不離道然說將易允蹈難反而自思乎生果道義是重囂囂自得否果窮不失己達不失望否

窮不失已介絜有守者猶能達不失望非才足有爲者不能殷浩未達時人擬之管葛咸曰深源不出其如蒼生何厥後深源旣出其如蒼生何甚矣民不失望之難也故學貴實際

有待而興已是凡民待猶不興民斯爲下豪傑豈是天生不過一念自奮能奮則凡民卽爲豪傑

世有文王則當奮然思齊世無文王不妨自我作古聖賢雖往而聖賢遺書未嘗不流布天壤乃束書不

亂觀亦不奮是凡民不若矣想是性與人殊天原未嘗賦以知覺以故漠同木石

識得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自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所性豈惟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卽生死亦然

不學不慮之良乃人生本面學焉而悟此猶水有源樹有根人有脈學焉而昧此猶水無源樹無根人無脈孟子論學言言痛切而良知二字尤爲單傳直指作聖眞脈先知能幷言後知愛知敬單言知

而不言能者葢知爲本體能乃本體作用猶知府
知州知縣尙眞知之則能在其中矣後陽明先生
以此明宗當士習支離蔽錮之餘得此提唱聖學
眞脈復大明於世人始知鞭辟着裏反之一念之
隱自識性靈自見本面日用之間炯然渙然無不
快然自以爲得向也求之千萬里之隔至是反諸
已而裕如矣鳳麓姚公遇友以陽明爲訴病公曰
何病曰惡其良知之說也公曰世以聖人爲天授
不可學久矣自良知之說出乃知人人固有之匪

庸夫小童皆可反求以入道此萬世功也子柯病其友豁然有省

良知人所固有而人多不知其固有孟子爲之點破陽明先生不過從而申明之耳若以良知爲偏爲非是以孟子爲偏爲非自己性靈爲偏爲非矣自已不認自己惑也甚矣

問學須主敬窮理存養省察方中正無弊單致良知恐有滲漏曰識得良知則主敬窮理存養省察方有着落調理脈息保養元氣其與治病於標者自

不可同日而語否曰主敬是誰主敬窮理是誰窮理存甚養甚誰省誰察

自性本體原無爲原無欲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復其原來本體纔算工夫

居恒只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便是眞聖學道德在此人品在此何用他求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誠哉是言也然疢固不止於病疾而病疾之嬰亦莫非進德之機入道之緣蔣道林先生諱信嘗抱羸疾及病甚歲血

危矣乃謝却醫藥默坐澄心常達晝夜不就枕席一日忽香津滿腋一片虛白炯炯見前冷然有省之間而沉疴已盡然去體矣嘗曰信初讀魯論及關洛諸書頗見得萬物一體是聖學立根處未敢自信直到三十二三歲因病去寺中靜坐將俗底與戀老母的念頭一齊斷却如此者半年餘一旦忽覺此心洞然宇宙渾屬一身呼吸痛癢全無間隔乃信得明道所謂廓然大公無內外是如此自身與萬物平等看是如此參之六經無處不合向

來靜坐雖亦有湛然時節只是箇光景這聖學立根處豈能容易信得及須是自得又嘗自謂生平學問多自貧病中得之

率性而行便是踐形行不率性便被形践踐形則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莫非天性用事動不違則形踐則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莫非形色用事動輒違則

問必何如而後可以踐形曰在識性識性方能率性大立則小不能奪根心生色睟面盎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動容周旋即性即天

學以養心爲本養心以寡欲爲要以無欲爲至欲不止於聲色臭味安佚凡人情逆順世路險夷以及窮通得喪毀譽壽殀一有所動皆欲也皆足以累心累寡則心存累盡則心清心清則虛明公溥耳目口鼻雖與人同而視聽言動渾是天理安身立命超凡入聖之實其在斯乎

戰國時邪說勝而正道微孟子救之之策不過曰君子反經而已矣在今日虛文勝而實事衰其救之之策亦只在反經而已矣先反之一念之隱以澄

其源次及之四端以濬其流視聽言動務反而復
禮綱常倫理務反而盡道出處進退務反而當可
辭受取予務反而合宜使萬古不易之常經不虧
則大經立矣出而在上以之經綸天下一以實行
率人鼓舞獎勸多方振德人自感化興起咸知實
行爲榮不實行爲辱如是則道德可一而風俗可
同處而在下一以實行倡人轉相開導漸濡薰陶
人漸知所嚮往漸思敦本尚實恥事虛文如是則
學術可正而風氣可淳此今日救弊之第一着也

四書乃萬古不易之常經日用常行而不可違焉者
也吾人口誦而身違書自書我自我是謂叛經講
了又講解了又解徒誇精闢與藉以標名是謂侮
經士爲庶民之首經先不正庶民何由而興乎先
自作慝何望他人之無邪慝耶然往者不可諫來
者猶可追從今淬礪維新是圖反之於身日用常
行以爲庶民榜樣民實有心難道不是欽是慕觀
感興起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人之所以爲人止是一心七篇之書反覆開導無非

欲人求心孟氏而後學知求心若象山之先立乎其大陽明之致良知簡易直截令人當下直得心要可爲千古一快而末流承傳不能無弊往往略工夫而談本體舍下學而務上達不失之空疎杜撰箭實用則失之恍忽虛寂雜於禪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朱子約之爲主敬窮理以軌一學者使人知行幷進深得孔門博約家法而其末流之弊高者做工夫而昧本體事現在而忘源頭卑者汲溺於文義葛藤於論說辨門戶同異而

已吾人生乎其後當鑒偏救弊舍短取長以孔子爲宗以孟氏爲導以程朱陸王爲輔先立其大致良知以明本體居敬窮理涵養省察以做工夫既不失之支離又不墮於空寂內外兼詣下學上達一以貫之矣

學術之有程朱有陸王猶車之有左輪有右輪缺一不可尊一闢一皆偏也

反身錄舊梓於　學憲泗水許公當時以　許公意
欲以反身之旨風示士林使知讀書不徒在口耳之
末故不待其錄之完而遽以授梓甚盛心也然二孟
缺然尚非完書海內同志惜之茲　芳藻等僭不自量
校讐二孟續錄之條附梓其後共成八卷以公同好
於戲自聖學不明學者誦讀六經孔孟之言不過爲
資聞見博富貴之階梯論者以爲經不燬於秦火而
燬於後儒之誦言忘味得　先生反身之說而孔孟
窮經致用之旨始明則是有六經孔孟之書必不可

無　先生之是說若曰反身二字不過理學先生家之常談芳藻等竊不敢許爲知言

康熙壬午歲二月朔日韓城門人賈緒芳　程伊璩頓首拜誌

反身錄續補二孟小引

反身錄刊布問世矣玆錄二孟之所待增者爲一冊蓋在昔丙寅之歲敬錄此書草稿初具而　學憲淝水許公索　先生未布之書時即以此請教蓋意圖就正云耳不意　許公見而悅謂自孟子揭求放心之旨而千古學問之大要明今　先生以反身之旨揭讀書綱領其功匕繼孟子可以無媿遂不謀而授梓行世意良美矣顧原本原爲敬參訂未詳之書中間未符　先生原意者實多又二孟錄尚未竟抑尤

有待增補而未及增補爲可惜耳寒士貧生重翻無力徒付慨歎暇日乃錄二孟介入之餘另爲一帙藏之篋笥自今當節口縮腹鳩貲聚徵貲他日鳩工而續梓焉乃若全錄待正之刻則自分終身徒抱饗卿而已外又有年來書答一册亦手錄成册以待他日補入全集云

門生王心敬百拜識

四書反身錄二孟續補

二曲先生口授

鄠縣門人王心敬　錄

韓城門人賈緯芳 程伊豫　參訂

蒲城門人張　正　校梓

孟子上

梁惠王

自孟子此章剖析仁義與利利害後復以義利分别

舜蹠利非所尚而仁義非迂學者類能言之顧義

利公私之閒爲端既微而人心淪染之久出義入利勢又甚便自非有格物致知之功實造乎意誠心正之地將有利心乘於不自覺而仁義牽於不能自勝者故清源拔本之要在乎日實下居敬窮理之功然非有眞師友眞識見則或有毫釐之差而流害或至千里之謬故欲居敬窮理又必以講學取友爲急也此理之相因斷不可易者乃今之學者或以爲學不必講甚者以講學爲話病噫其亦不思而已

觀移民移粟之術不足以致民多則知晉韓劃補茶泊之學不足以明明德學不務本而以德之不明歸咎氣質是猶王道之不行民不加多而罪歲也孟子曰王無罪歲則天下之民至余亦曰學無咎氣質則德明矣

惠王盡心於移民移粟在當時亦費許多耕擬安插之術孟子尚不許其盡心後世爲民父母行政平日既無先事預防之圖而臨荒又坐視其死而莫之救甚者或益之以暴征橫斂從而迫之死亡益

賊之途吾不知清夜之間果何以自安也耶此又梁惠王之罪人矣

荒政無奇策皆不過權宜補救於什一耳即行之盡善僅足以救民之死而不足以贍民之生故聖賢言治皆以平日力行王道為要但在今月時與勢殊與古昔作用必不能盡同如孟子言王道之始在重農事明禁戒王道之成在制田里教樹畜興學校今欲力行王道唯重農與學二事今昔不異其餘則不免於今昔異宜古法旣不能盡行而王

道又不可以苟且粗畧而成吾人讀書論世正須從此反身實究出一段不乖於時不悖於古的大經大法使他日得位行道不必盡襲成跡而亦足使民養生喪死如古時不必盡摹古法而亦足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如古時然後爲道時變讀書也不然不達其意而徒古法之泥縱於前人之言解得明說得當究成何濟

問古法既不可盡復王道又不可粗畧苟且而成今欲行之何施而可曰擇吏重農輕飲禁暴其始乎

明禮正學興賢其成乎得其人則法行非其人則法廢責實效慎保舉此擇吏之要也農者國之本民之命勸相有術而後地無遺利審其土宜通其有無如水利其最要矣次如種樹種蔬種藥之法必詳必備則生衆而民富國足矣此重農之要也稅歛無藝則吏緣爲奸宄之上之所入無幾而民之受害無窮非時不征額外有禁則民力寬然有餘矣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輕歛之要也汚吏漁民豪强兼幷奸胥網利有一於此皆爲民蠹此禁

暴之要也夫如是則吾民養生喪死無憾矣養生喪死無憾此王道之始也禮不明則體統陵體統陵則民志惑民志惑者僭奔之端禍亂之原也自君后以至庶人自祭享以至日用飲食自宮室以至車服器用貴賤有章隆殺有等崇樸尚雅黜浮去靡如是則上下志定而用度節約民有餘財國無乏之用而天災人害可無虞矣此明禮之要也學術者人心風尚所關人才所由出也無所統一斯小辨起而害道矣明孔孟之大義距異端之邪說

無妄分門戶以壞吾道之大全無徒徇皮膚以戕
聖學之血脈可大可久無黨無偏此正學之要也
有治人無治法治以賢始仰以賢終然無所待而
興者其惟聖人乎其餘則皆俟乎上之振作鼓舞
矣而興學校其首也其法則禮記之說詳而前朝
王文成之說更爲精明可用愼師儒其次也其法
則求明道先生上神宗之說爲毛要而可行精選
舉嚴考成又其次也其說則周禮與戴記之言備
矣以至宗族勳戚之學必嚴武弁侍衛之教必詳

則大學衍義補之所條陳可斟酌而採取矣教化明則學術端而人心正人心正則人才蒸蒸然出而不窮人才衆而天下有不久安長治者乎此興賢之要也如是則須自不負載而黎民不饑寒此王道之成也人君誠以是道實心行之公卿大夫誠以是道實心奉行之吾見三代之治可復見今日也若夫井田封建之宜與宜廢則存乎時與人區區執一偏之說以爲必宜復必不可復者皆非至當之論也

觀仁民在先去其害民可見養心在先去其害心獸相食且人惡之爲其同類相殘也吾輩同師堯舜同學孔孟或以意氣不合而排擠心生或以學術不契而譏貶交加又或不論學脈之眞僞偏全迎合時好假衛道之公名爲趨時邀名之藉詆斥正學訕譏先賢此眞以人食人也心忍於率獸食人矣吾黨戒之

砭仁章不爲孫吳出奇制勝之術而實爲強國尊聯之大本大本乃之謂繼後世言兵者不此之論而

徒以孫吳權謀變詐之術爲經失其旨矣故今之七書謂爲兵家權謀術數可也不可以爲經

或問孟子受梁惠王卑禮厚幣之聘久處於梁何以一見新君而愬然卽去先生曰敬者德之聚言者心之表襄王初政任大投艱見實師而容貌辭氣慢易相率如此則其他可知德器如此其不足以有爲可知矣不足有有爲而久留是干澤也焉有君子而干澤者乎此與不受齊萬鍾百鎰同義未可議也言畢因顧心敬曰容貌辭氣豈細故哉詩云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又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王道本於不忍聖學本於無欲外不忍而言治是雜霸之道而非王道也外無欲而言學是支離之學而非聖學也

民有恒產然後可望其有恒心故明君將欲興學校以教民必先有以制民之產所以然者衣食足然後可望其知禮義也後世言治者動曰興學校款全不講爲民制恒產不知恒產不制而責民以恒心是猶役飢夫負重驅羸馬致遠縱勉强一時究

之非途而廢耳此即以古先聖王教民之法教之尚不可望其一道德而同風俗况以後世苟且具文嘗試而可望其治禮義哉王道既湮不特後世無行先王之道者即求一知治本者與之言先王之道亦不可得可歎也夫

莊暴

以小事大爲畏天以大事小爲樂天今之學者一無所知能而傲然自大於先生長者之前其悖天甚矣

樂天者保天下學者亦須有此襟度然後可云萬物一體之學

或問如何養此大勇曰明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而學聚問辨寬居仁行則集義而生矣

或問古者什一而取國用而外如何得有留餘以常施補助之仁曰古人凡事皆爲民起見公田之入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爲出故三年必有一年之餘九年必有三年之餘詩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言節以制用大田之入常留陳以食農民也

曰今之社倉得古之意否曰古以貢之官者賜之民社倉以責之民者貸之民古者食民則併其本而給之社倉則不惟收其本而並歛其利其意已與春秋補助取陳食農之義天地懸隔矣且其散之無法則困賜廩虛而遇凶無以用主之非人則姦猾邀利而貧民無實惠又豈得與古者取陳補不足助不給之美意良法同乎曰常平何如曰其意善矣然非得賢者主之適成聚歛病民耳爲今之計古法既不能遽復必也社倉而兼濟以常平

以常平備儲畜而使豐凶有備以社倉歲賑貸而使農耕有藉更爲之愼擇有司嚴立條格以杜胥吏舞文漫漁富豪乘時射利姦猾冒名妄食之弊如是則民有實惠而國家亦可賴以無水旱之憂雖不能無愧於古亦庶乎善於今之法矣

講至從流下而忘反四句先生愀然而嘆曰今之學者不講於敦本務實之學而役役於辭賦詩文之場甚者馳逐乎富貴繁華之域窮年卒歲弊精疲神而不知反吾不知謂之何小子戒之

好貨好色齊王以爲病孟子不惟不以爲病而且進之於王蓋王道初不外乎人情七情之發卽聖人不能無但在得其正得其公耳同民則得其正而公矣其於好也何病後世儒者不達此義却遷就其說謂孟子欲行其道姑借此引進將君爲信用之機術如是是枉道而狥人矣尚何道之行哉大抵後世游談無根之說多類此

五官百體倫物日用此吾輩之四境也一有不治卽爲負天地生我之意與受托而負其受任而負君

同罪吾輩戒諸

用賢固在用察然用察亦非易事鏡必先明而後妍媸無能逃其鑑不然將有以賢爲不賢以不賢爲賢者矣故人君以居敬窮理稽古觀賢爲本務

爲室必求大木琢玉必使玉人爲治而不務求賢爲學而不務得師愚亦甚矣

爲政不在地之大小爲學豈限於資之敏鈍行仁則百里可王力行則愚柔強明安燕所以安天下之兵息機所以靜吾心之妄與其事一理學者能於此

反身而體驗之其於學也思過半矣

公孫丑

聖學明於宋而光於明其在今日可謂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矣有志者誠能遡而由之當不待窮搜苦索而會極歸極信所謂事半功倍也吾輩當自奮無自棄

吾子有志心學只爲不達心體故差入硬把捉一途去今之學者茫不知心爲何物見先達言主靜亦主靜至有輕視一切倫理爲繁文瑣節而寘目助坐於暗室屋漏之中以爲道卽在是者不知此與

告子何與

至大至剛孟子分明將浩然之氣形容矣而先曰難言葢難言非謙辭也凡其言者特於不可形容中姑強形容之耳然則吾輩讀古人書須默會於意言之表然後見古人立言之心

養氣以集義爲功須要明得何者爲義如何爲集然後可望其生浩然之氣今之言集義者吾見其義襲而取耳所以資談柄則有餘當大任則不足

工夫不離本體識得本體然後可言工夫今人不識

本體開口言勿忘勿助不知早已入助忘也以病爲藥宜其服藥而病轉增也助忘與病而同根此等病從標求上偏救之終於撲東生西須川拔本塞源之訓

問如何謂之善言德行曰青齊之士善言海秦蜀之人善言山凡大國歷身處之久者其言之也倍親故仁義之人其言藹如顏閔有德之人其言德行也不啻數家珍辨一二自一一於血脉上說得親切的當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

問孟子願學孔子先生何所願曰願竊比於我孟子
而已

見禮知政聞樂知德學者必有此識見然後可以論
世知人

見禮知政聞樂知德此非精義入神者不能今人無
精義入神之功而好以成跡推責古人多見其不
知量也

仁榮不必大國之長然後見其榮即其問心而俯仰
無愧榮也何如不仁之辱不必受侮而後見其辱

即其自反而怍心汗背其辱也何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心生孺子豈必親於我哉吾心生機之發於此自不能已耳夫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今人於骨肉之間往往視如路人或至視如讎敵其為滅絕天性自梏生機甚矣

有四端而自謂不能謂之自賊謂其君不能謂之賊君今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皆與堯舜同與孔孟同與周程張朱同而往往謂堯舜不可至孔孟不可學周程張朱不可企吾不知人將謂我何

其亦不思而已

恥之一字人品心術善惡生死之關孟子曰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爲人君而有恥則必恥不爲堯舜恥不爲堯舜則必爲堯舜矣爲人臣而有恥則必恥不爲禹稷臯夔恥不爲禹稷臯夔則必學禹稷臯夔矣爲學者而有恥則必恥不爲孔孟周程恥不爲孔孟周程則必爲孔孟周程矣故有恥則爲賢爲聖而無不足一無恥則爲愚爲罔爲小人而有餘恥之所關大矣哉

天時

古之學者君就則見君召則不往見非是自高其身分道固如是耳今之仕進者因頁跣足求進乎有司之門以僥倖於不可必之知遇嗚乎其視古之學者抑何不相侔也

士必有恥而後可望其服道德建功業故古之時在上者遇士以禮以作興其羞惡之心士亦以道自重以無虧其羞惡之實是以居上有功業在下有禮義後世場屋待士之法上之所以求之者既非

所以重之下之所以自獻者亦不知所以自重習以成風皆莫知反嗚乎若生于罔不在厥初生士之始進如此則其平日之服習乎道德可知矣旣不知道德尚何望其建功立勳以無負於朝廷之任使哉噫獘也甚矣

不受百鎰不受萬鍾非其義一毫不以假借如孟子者始可謂財上分明名節者衛道之藩籬辭受者立身之大節學者談仁義眼道德必須有此操守然後學爲眞學品爲眞品

孟子論周公之過不諱其過而都於其中指出無過之實如孟子者纔可謂之論世知人纔可謂之觀過知仁今人論人不原其心而惟迹之泥往往於無過中推毛求疵其亦與於孟子矣

古人論人往往於有過中求無過今人論人往往於無過中求有過古人好成人之美今人好成人之惡今古人品心術之懸絕如此可歎可歎

改過是美事人都不肯爲文過是不美事人都喜爲之眞是不知好歹

滕文公

人性皆善吾之性卽堯舜之性故曰道一已有爲亦若是曰堯舜可爲此實理實事今人都以爲孟子故意引進人爲善非眞人皆可爲堯舜也此等議論見識不惟不信聖賢自小其身分亦且甚壞人心術學問某見此等必深辨而痛闢之

井田之行古今紛如聚訟有一輩人謂必可復有一輩人謂必不可復夫大冬之可爲大夏萌芽之可爲合抱安在井田之必不可復於後世然大冬之

不能遽爲大夏萌芽之不能遽爲合抱又安在井田之能遽行於今日兩家各執一偏而不能相通宜其牴牾而不合也卽如三代而後授田之制唐爲近古然實是緣周隋遺制而緣飾之以成其制今謂井田之必不可復何以於王制久湮之後而唐獨能行之今爲井田之可以遽復何以於留心均田之周世宗而終未能行大率古法無必可復亦無必不可復亦視乎其時與人耳學者論古不時之恩而區區執可不可以爲說者是皆游談無

根之說非定論也

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靈必能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繼絕學而開太平乃爲大人之事否則終不免於小人之歸

四書反身錄

二曲先生口授

鄠縣門人王心敬　錄

韓城門人賈緒芳程伊藻　參訂

蒲城門人張　正　校梓

孟子下

離婁

堯舜必藉仁政以平治天下而究其所爲政者皆自一念不忍之心推而達之則是仁政者治天下之

規矩六律而仁心者又仁政之規矩六律也心得其養仁政自沛然而出康誥所謂保赤誠求而不中不遠者也故王者必以正心爲第一義而人臣事君必以陳善閉邪爲恭敬

講王城郭不完節先生曰湯武行仁以七十里百里而王其季也皆以富有天下而亡以至漢唐隋宋莫不皆然可見聖賢之言信而有徵讀孟子此言者竊毋以爲迂而忽之

城郭甲兵之不完不多田野貨財之不闢不治此皮

膏之病無禮無學而賊民興則病在膏肓矣聖賢論事如秦越人治病直洞徹人五臟故其論治不憂其標末而特探其本原區區摸擬古方者何足以知之

責難陳善不特責君宜爾即事師交友亦然

不以堯舜自期者是謂薄於自待不以堯舜望君者是謂薄於待君然究之薄待君者正其薄於自待故孟子處處以堯舜三代望時君正其以唐虞三代人物自處也

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余亦曰欲爲人盡人道亦法孔孟而已孟子曰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賊民者也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賊君者也余亦曰不以孔孟之所以修身者自修自賊者也循此則聖賢悖此則狂愚出此入彼一念罔克之間而已吾輩須自奮自立

道無中立之處非仁則不仁似若易辨然學術不明之日久矣非眞有體認天理之功以造乎識仁定

性之域恐亦未易辨於毫釐疑似之間故程門以
體認天理爲要訣也

祖父之惡非干孫之孝慈所能改則知子孫之善亦
非祖父之不善所能掩鯀圮族而禹不失爲聖仲
弓父賤行惡而不失爲賢人固在自立何如耳

孔孟千萬世宗爲達禮樂之原者孔子論禮樂在玉
帛鐘鼓之表孟子論禮樂在事親從兄之間則禮
樂之意可知矣後世論禮樂者區區於節文度數
之末葭灰黍粒之餘眞是癡人說夢

一日講至先聖後聖揆一先生曰豈特聖人同一揆吾輩此心此理亦與先聖同也又豈特吾輩卽凡民知能之良亦與先聖同特吾輩不自信不能自成自道自失其權度耳

因民之所利而利則上不費而及人廣故君子但平其政使民皆自爲利而不必其出於已是所謂不費之惠也方今旱災爲虐救時之急務莫如勸農民急興水利此伊尹救旱之政也竊聞當事者皇皇議所以賑備之策而未知使之興自然之水利

以自爲利嗚呼惑則惑矣及人能幾何哉

學問有本原則源泉混混放乎四海苟爲無本涸可立待可見爲學當先立乎其大者庶民去之庶民自去之也君子存之君子自存之也若其所以去者存者則初不因庶民君子而爲去存知此則知時有今古人有智愚而此道未嘗不流行天地之間

由仁義是從性上起用行仁義則情識用事矣此誠僞之分非安勉之別後世學術大率皆是情識用

事其與凡民恣情縱欲者雖有清濁之分其爲害
道而戕性一也
知之真自然行之當舜有明物察倫之真識故能爲
由仁義行之實行今時學者無致知之功其有志
者不過摸倣其近似者以緣飾於爲爲之末初非
有真識見安得有真踐履故終其身在仁義之中
而終其身在仁義之外此大學之序先於致知而
中庸之要在於明善也雖然學絕道喪之餘非有
真師友相與講切縱日鑽研探賾亦終歸於妄見

而已故少墟先生以講學爲學者第一務也

文王惠鮮懷保尚視民如傷其在後世更當何如誕登道岸尚望道未見其在我輩更當何如視民如傷如文王然後可謂眞愛民望道未見如文王然後可謂眞望道無文王之心之志而曰我愛民我望道吾不信也

端人取友必端此自是實理然以唐堯之時而鯀兜列朝伊川之賢而邢恕爲友人之所遇亦有幸不幸耳必執此以論亦恐有無邊受屈人矣

孟子論自反以舜法天下傳後世而我不能爲可憂此蓋是較量於舜我之間舜如彼爲聖人而我乃如此此爲鄉人有不容不愧且憂耳非是爲不能法天下傳後世而憂也此是爲已爲人之辨不可不知

鄉愿人皆稱爲原人而孟子獨惡之匡章人稱其不孝而孟子不失其禮貌聖賢取人眞如伯樂相馬獨鑒於牝牡驪黃之外後世學者貴耳賤目如史斷史評之類往往隨人口吻雖黃古今人物不知

屈了多少人必我輩論人要當以聖賢爲法

萬章

一介不苟之守萬物皆備之量此伊尹之所以爲聖也周子所謂志伊尹之志者此志而已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此窮理盡性至命之極則區區循迹倣象者不足以幾此

古人友德今人友富貴利達而已可歎可歎

告子

自義外之說倡不特覇術假借之弊由於此即佛老虛寂之弊亦由於此其在今日不特佛老矣即吾儒循跡擬象之學亦由於此此弊在彼者孟子力辨之弊在此者責不在吾輩而誰責

仁義非由外鑠孟子分明為人指破近世乃有號為大儒而其學不免枝枝葉葉尋諸外其顛倒甚矣抱璧而索諸途則人必以為愚仁義禮智自有而自外之可憐也夫

心之理義凡民與聖人同而凡民甘心遜美於聖人者只是不知吾心眞理義之所在耳然則象山先生指示本心陽明倡明良知是直將箇箇人心仲尼還各人眞於人有起死回生之功而陋儒徒以影響近似之疑指摘不已眞自賊其心者也

象山先生每教人嘗誦旅獒及牛山之木以下數章

此言深有味

弈則精郭種樹學弈可悟學道

心者身之主有心則有身無心則無身人莫不知愛

其身而不知愛其心眞所謂不知類也故善愛身者護心如護眼使纖毫塵滓不得入其中而爲淸明之障則天君泰然百體從令矣

嘗此學術不明之日世人如何便辭得辨體之大小貴賤須是得有志者共講明心性之學以指迷導惑乃可

民貴有無咊之味只是逐馳聲利人精神馳鶩不知嘗耳

三子不同道而趨歸於仁可見聖賢立身行已自有

一段眞血脉流貫其間區區形跡皮毛之間不足以盡之必以形跡論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跡自爲則必歸於義襲而不足以成己

爲學而矜才能較勝負計效驗論多寡是亦今之良臣古之民賊之類吾輩須切己自反

艱難拂鬱天之所以成我古之聖賢豪傑莫不從此成德達材吾輩遇逆難境界非怨天尤人則頹偷苟且豈不負上天玉我之意

處困而怨天尤人固不可偷安苟且亦不可須是從

這裏尋條正路八字着脚平坦坦行將來直巍巍打出去纔是大丈夫眞豪傑

盡心

盡心由於知性知性乃能知天今人誰解知性既不知性如何能盡心知天故必須是有學問思辨行之功而又得真師友乃可

殀壽不二是直將生死夭壽浮雲同視非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不能陽明先生以為此困勉之事下學之功失之矣

誠身之樂孔孟而後宋明三五人耳他人紛紛之說總如射覆

反身而誠則行著習察矣

又問如何謂之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曰以佚道使民謂以所以佚之者使之以生道殺民謂以所以生之者殺之卽如而今吾省大旱當事者能教之開渠穿井興水利以灌麥豆是卽以佚道使民也其或不率則嚴刑以懲是卽以生道殺民也

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則過化存神而上下與天地同流矣

居深山與木石鹿豕游處而無惛無惡聞善言見善

行若決江河而莫能禦由前爲無物由後爲無我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艮卦彖

意非舜莫能當之

學者能辨三樂王天下不存之義則孔顏之樂可類

推矣

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不曰盡性而曰踐形見得人

即道德到聖人田地亦只成無虧此七尺之軀耳

可見未至於聖人者不免負天地生身之羞

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此說惟知大學先後本末之義

若知之世之以名物象數爲學者不足以語此孟子後象山先生深達其旨故其論學常發此義秦漢而後民爲貴之義時君世主罕知其理故往往僅用其民而不足以祈天永命也

講至見知聞知先生顧心敬而命之曰道統之在天地猶脈理之在人身脈調而身泰脈滯而身病主持世道救正人心者責不在聖君賢相卽在吾儒顧前乎此者經訓雜於異說學術淆於意見自非上智之姿竭終身探討之力未易與精一一貫之

傳方今六籍大明學術歸一前有孔孟爲之宗盟後有宋明諸儒爲之羽翼其視古昔時易而逕直不啻萬萬其勢吾輩苟奮然自立雖去聖云遠見知無從而由其著述可以會其精神緣其行履可以得其心性眞所謂適康莊而由坦途一指顧而會極歸極矣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張子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吾輩賴天之靈得爲男子且知向學稱儒者須頂天立地做一場乃不愧上

天誕界之意悠悠天壤誰當負荷小子勉之

二曲先生讀書立德直達性天故能剖破朱陸藩籬而上接鄒魯之統其說書也切近精實純正縝密有雍容自得之味無駭遽張皇之氣學者尊其言而一一反之於身焉其亦可以不差矣

中州後學潛谷張開宗書